宋賢事彙

宋朝事實二十卷 [illegible]刊本

明[illegible]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李廷機校纂集

前有[illegible]廷機自序凡採史書說部所載宋人行事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册記

宋賢事彙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門狂者動稱古之人古之人。夫古人豈異人哉。以今人不若古人。而始見古

人之爲高。然今人未嘗不可為古人也。而不能者志不狂若也。志之不立終其身汩沒於聲利之塲。案頭所置。不離乎朝報仕籍。學彌荒。氣彌俗。

究其所就。不過顯膴。舉千秋大業以博區區。亦可惜已。余佩仕優則學之訓。每以暇日觀史。因見宋世風人材。頗類今日。其言論行事。往往有可

為今日用者。因采而彙之。蓋吾方寸中。元有古人。如穀之種。木之根。不漑不滋。不培不發。是編。固所以漑之培之之助也。顧余又聞先正論讀書。

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夫庖人烹割。而不自飲食。優人唱談竟日。曲本而已。傭書者矻矻筆石閒。於書無與也。有如讀書而不能用。遇事臨

時曾不見其得力。與庖人優人傭書何異。余既謝事老矣。然一二尚可勉者。何敢不勉。

晉江李廷機序

吳諸生薛明益書

先賢事彙目錄

卷之上

卷之下

宋賢事彙目錄 終

宋賢事彙卷之上

明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李廷機　彙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徐民式　校政

直隸蘇州府　長洲縣知縣胡士容

吳　縣知縣袁熙臣　同校

誠實

劉元城先生安世自言從學於司馬温公嘗問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安世力行斯訓、平生只

是一箇誠。縱横左右無所不通。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王沂公曾嘗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東萊呂氏祖謙曰。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事君不欺之道也。又曰。百種奸僞。不如一實。

魏公琦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於室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無一不相應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真宗封泰山駕發京師詔百官蔬食禮畢上勞從官曰卿等久食蔬矣王旦等皆再拜馬知節

獨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謝曰。誠如知節之言。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一日公微行飲其中。適眞宗急召公。中使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肆歸。中使遽先入白。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眞如

公對、公見上問何私行、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鄉客來、遂與之飲然臣易服人無識者上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

胡文恭公宿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公竟白而薦其才可用、仁宗用之、同列退謂公曰、倘緣是不用奈何、公曰彼之得失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毫髮欺乎

廉介

曹武惠王彬在周朝嘗使吳越卻其餽追至數程亦不受不得已籍上之宮世宗强之受悉以分遺親舊不留一錢及事宋平蜀諸將王全斌等多取子女玉帛武惠歸橐中惟圖書衣裳而已太祖以全斌等屬吏授武惠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武惠辭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可無讓

沈倫從伐蜀諸將競取玉帛子女公獨居

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以公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范太傅質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問饋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食不異品身殁家無餘貲後太祖因論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眞宰相也

劉中丞公溫叟太宗爲開封尹時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受之貯廳西舍令吏封識而去

明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覩西舍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命蘇歸府中、他日侍宴具道其事、太祖歎賞久之、卒用爲御史中丞

王學士禹偁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餽馬五十匹爲潤筆、公却不納、及出守滁閩人鄭褒來謁公買一馬贈之、或言其虧價、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價哉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分賜

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自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按漢交阯守張恢坐贓籍其貲詔賜臣下尚書鍾離意得珠悉以委地曰穢物不敢拜明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向文簡公敏中太宗嘗書其名付中書將大用當塗者忌之會有言公在法寺時皇甫侃以贓敗發書歷詣朝貴公亦受之者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僮詰之云昔納箭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賞激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遽擢如此

包孝肅公拯知端州端貢硯前守率私取數十倍公命製但足貢額及歸不持一硯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刻石豎於堂壁

蔡學士襄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俗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

此重厚可為薄末之檢押。

唐質肅公介謫倅潭州時有賈匿珠為關吏捘出太守而下悉輕估買之事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買覽奏果然

龍圖閣直學士陳公從易自廣州罷還不書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仁宗聞之曰此其清節過馬援矣擢知制誥

石徂徠先生介寓學南都王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先生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

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蘇丞相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嫌也。

歐陽文忠公修與其姪通理書云。昨汝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

救也。

吏部郎中畢公仲游字公叔文簡公士安曾孫也嘗以開封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時故相韓縝在太原按視列郡謂人曰如公叔可謂眞清矣

周濂溪先生敦頤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劉秘書丞恕家貧一毫不妄取其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溫公以衣襪及舊貂褥賚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還

范侍郎育在神宗朝嘗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前以防疑謗事官想亦不久更替如今執事之者皆但又亦不能

曾中書公巽在官有所市易取價必以厚予價必以薄門生故吏以將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

程伊川頤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館之一日容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有一金藥楪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汝待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啓之伊川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持國韓維字

呂汲公大防以百縑遺伊川先生辭之時族子在旁勸先生勿爲已甚先生曰公所以遺我者以我貧也公爲宰相當使天下受其賜天下貧

者衆矣。公帛固多。恐不能盡周也。
隙無已師道家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那恤
傳欽之侍郎求介秦觀見之知其貧懷金以餽
及至觀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出口而去。與趙
挺之友婿素惡其人適預郊祀寒甚衣無綿妻
就假趙家問所從得却不服遂以寒疾死。
中書舍人潘公良貴廉介自持所居僅庇風雨。
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地輸帛
數尺而已常誦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一戒痛

自儆省。

胡文定公安國轉徙流寓至於空乏然貧之一字絕口不道。嘗語子弟曰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張忠定公詠亦嘗曰廉不言貧。

辛簡穆公次膺雖貧不自聊。一豆羮不妄受高宗嘗面諭之曰卿廉聲著聞士大夫言卿在閩中不受俸公對曰臣爲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上又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

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澹泊

胡文定公安國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大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子俗謝上蔡顯道云爲他有富貴相便是俗處王介甫安石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嘗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篋有餘帛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李文定嶓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張文節公知白仁宗朝在相位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或言公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

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雖舉家華衣美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杜祁公衍家食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耳。爵祿服用皆國家者。一旦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養耶。

曹武惠王彬在周朝爲晉州都監。一日與賓從

還坐於野、會隣道守將馳書遣使至、使問孰爲監軍、有指以示之、使疑爲紿、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既而方信

王沂公曾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衣、即瞑目曰、吾家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一衣稍華、不敢令公見。一日有同年孫冲子京來辭、公飭子弟云、留孫京喫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如此

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共寢一氈及分途割而分之至汝州州守趙延康靖於館尤敬待韓公每至設肉康靖嘗有簡戲韓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康靖知長社縣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已

范文正公仲淹少與劉某同讀書長白山日煑粥一器經宿遂凝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之如此者三年公爲吏部員外郎時有三婢及出守歷兩府以至

於甍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敢持至當火於庭

蘇東坡軾在黃州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者預以此告之其言曰一安分以養福二寬胃以養氣三省費以養財謫齊安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梁上日用一塊一百五十文仍以竹筒貯餘錢以待賓客

倪泰然念大觀間知明州愛一幕官欲薦之一日問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不薦自是見疎

張子韶九成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鄭亨仲在萊陽亦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可長久也

寇萊公準在鄧州、造花蠟燭、天下有名、雖京師不能造、公少年富貴、好夜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衍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呂正獻公公著嘗書古人詩於屏風云、好衣不近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

司馬溫公光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

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
梨栗棗柹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
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
家酒非內法果非珍異食非多品不敢會賓友
嘗累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
爲鄙吝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
忍助之乎

寡嗜欲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之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公旦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故平生所服止賜帶

孫侍讀公甫人嘗餽一硯直三十千公曰何貴

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水流公曰京師一擔水纔直三錢要此何用竟不受

程伊川先生頗在經莚一日承受張茂則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不識畫竟不往

張文節相公知白夫人朝莊獻太后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敕夫人爲公市少婢一日公歸見二姝駭問夫人具以太后之指告公指二老婢謂夫人曰此夫人之媵出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

若二姝年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而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聖慈。然其固不欲。他日入見宜以此奏、遽召二姝父兄還之。并衣飾爲嫁資。謂曰、若更僱人、必送府勘罪。

王荊公安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運失舟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曰九十萬、公遽還其夫。盡以錢賜之。

司馬温公光爲太原府通判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夫人出敎其妾自飾至書院中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

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時當王均李順之亂仕蜀者多不挈家公單騎之官屬吏憚公嚴莫敢畜婢妾公因置一婢自此屬吏亦稍稍置及將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室女也

張忠定公詠室中無侍婢及玩物閒如也門人

李畋謂公寢室禪室不如

蘇東坡軾稱范忠文公鎮平生不好佛晚年減節嗜欲一物不芥蔕於心卻是學佛作家

恬退有守

顏氏家訓曰君子當守道待時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

謝上蔡先生顯道嘗言萬事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

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范忠文公景仁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庭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抗聲自陳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公獨不自陳。同班屢趣不動。至七十九名唱及。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耻。

韓持國維執政億子也、以進士薦禮部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閤門

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宰相以旌擢恬退之人、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文潞公彥博等舉公、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錄呈所業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令徑就試、亦不赴。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

范忠宣公純仁作相其子正平當入遠、公欲以恩例換近地、正平堅不肯、前人立志如此。

鄭介夫俠治平中隨父官江寧王荊公聞其苦
學邀與相見稱奬之中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
參軍有疑獄讞議傳奏荊公在政府悉如其請
介夫感爲知己秩滿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試
中者超京官介夫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
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
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荊公不答介夫不復
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
荊公欲辟爲檢討令其客黎東美諭意介夫曰

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

呂原明公希哲正獻公子也以廕入官父友王荊公勸其勿事科舉遂絕意進取荊公爲政將使其子雱爲講官以公有名欲先用之公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

與之意盡矣荆公乃止正獻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公猶滯筦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正獻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毋夫人聞正獻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陳無已師道游京師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惇在樞府屬秦觀延致之答曰師道於章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何取焉及惇爲相又致意卒不往

海待制良貴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方以爵祿鈎知名士親故數爲京致意良貴正色謝絶高宗朝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曰君名士也旦夕欲以兩省處君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知嚴州到官兩月遂請祠良貴剛介清苦爲博

士時主𣝏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晩家居貧
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例合辭免
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才一日見班次有其名頗
喜及歸問其居同巷又喜欲見之無幾報拯朝
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公奇之遂薦對除裏
行自此擢用
樞密直學士陳公巖叟知安喜縣時有詔近臣
舉御史舉者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

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及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

蘇丞相公頌自言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呂惠卿參政使其親友謂公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張忠簡公闡爲校書郎久次喜論事秦檜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足矣檜默然

都水丞劉夔於曾魯公公亮同鄉公嘗謂之曰

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劉曰：士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藝之命矣。公歎曰：比來士大夫不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者。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職事亦未嘗苟且。

唐質肅公介由嶺南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
御史仁宗謂公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有書至
京師可謂不易所守

劉元城先生安世建中間自嶺外歸至宣和間
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欲鈎致公引公大
用因人以書抵公公謝曰吾廢斥幾三十年未
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
可破戒還其書不答

范蜀公鎮不爲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遠器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里、郡守命父老鼓樂迎於郊、公易服單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已遣人奉迎、門司何爲未報、公曰不才叨忝豈敢重煩父老相迎守歎服以爲遠器

韓魏公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眞遠器也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郡守好責人小禮、

每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巳坐受衆皆忿罵公獨處之自若嘗當庭衆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監衛州黎陽倉草塲郡掾行縣公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他官代出納公不可雖祁寒隆暑必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氣度

趙忠獻王普嘗薦其人爲其官太祖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奏牘擲地忠獻顏色不變跪拾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卒用其人

忠獻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爲条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覩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於言眞台輔之器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時知州張紳坐贓免或言

紳贓不實蒙正貧時匄貸不如意憾之耳太宗命復紳官公不辯後考課院廉得紳狀黜爲團練副使公再入相太宗謂曰紳果有贓公不辯亦不謝

眞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旦袖歸謂同列曰詩誤一字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叩謝曰臣昨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謝獨樞密馬知節不

詰其以實奏上顧公笑

王沂公曾罷參政往候王文正公旦王已疾因辭弗見顧其壻范曰王君他日勳業甚大昨以避讓會靈使領咈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慊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踧蹜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

雅量

呂文穆公蒙正条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是子亦条政耶公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欲詰其人公止之時皆服其雅量

李文靖公沆爲相有狂生叩馬上書詆其短公謝曰俟歸詳覽生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寧不愧於心乎公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耳

王文正公旦每薦寇萊公準而寇數短公一日

眞宗謂公曰卿雖稱準準不稱卿也公曰臣在位久闕失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耳上由是益賢公先是公在中書密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密院勾吏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亦呈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旣不是不要學他不是公有弟傲不可訓嘗祠家廟庭列百壺弟皆擊破酒流滿地公自外來不問但攝衣步入後弟悔改終亦不言家人欲試其量一日

用飯以少埃墨入羹中公但啖飯家人問何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吾偶不喜飯可具粥

韓魏公琦初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閱試卷二人時有喧爭公安坐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舍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謝之 其爲陝西招討時尹師魯與夏英公不相下師魯見公論英公英公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 在政府與歐陽公共事歐公見人

有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凡人語及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公與文潞公彥博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隸兵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問汝罵令信否曰乘忿實有之公曰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赴市曹處斬畧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

至潞公時有外鎮解一卒潞公震怒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　公家有二玉杯甚佳一日宴客置卓上爲一吏偶觸碎吏伏地請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神色不動客皆歎服　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忽他顧燃公鬢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已解執燭矣其量如此

狄武襄公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以處士

劉易習於魏公亦與宴易性踈狂傲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只至擲樽爼以起公氣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詰朝造劉謝之魏公服公有量

識見

李文靖公沆爲相王文正公旦參知政事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文正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文正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文正親

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慶曆中𠜱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民出金帛牛酒勞之海乃逕去時范文正公仲淹在政府富鄭公弼在樞府富公請誅仲約言高郵民欲食其肉范公曰郡縣兵械誠足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賊此法所誅今高郵兵卒無備小民得醵出財物免殺掠必喜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從范公言貫仲約富公

慍曰當今患法弛方欲舉法而公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亦出按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竟夜徬徨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眞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刻石藏班瑞殿韓魏公琦留守日有勸摹進

者、公曰修之可也、安用進爲。韓絳來、遂進之、公聞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祥符中王沂公曾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真宗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可免輿議。退又以白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上思公言、遂被擢用、

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示大臣、明日有袖死蝗請稱賀者、王沂公曾獨以爲

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元昊官爵募能生擒若斬首者擢節度使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猶在大名聞之曰謀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詔誓則有之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不遜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元昊有指斥之詞矣

富鄭公弼知諫院康定元年正旦日食公請罷

宴徹樂契丹使人亦止就館賜飲食不設宴執
政以爲不可公曰萬一虜主行之不爲朝廷羞
乎後使契丹者遂云虜中罷宴仁宗悔之
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
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馬忠肅公亮時在諫
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
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
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無後患朝廷
以公論久鬱欲快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

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識見
陳忠肅公瓘在通州張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未發得旨催促公乃用奏狀進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人將疑而生忌達其迹猶恐不免況通書耶繼而張罷黜公亦有台州之行責詞謂公私送尊堯集與

秦商鞅於是人服公識見云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質之韓魏公公指數事可去其一太祖惑一宮嬪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石乃去之以進

公正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王文正公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公敏中向公從容言之文正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文正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之文正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王沂公曾當國一朝士與公有舊欲得齊州公

以齊州已差人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起居舍人尹洙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至中書見公援錢延年例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例耶尹終身以為愧　馬季良聯姻劉氏太后欲擢季良龍圖閣待制顧公守正難之會公移疾諭二執

政樞季良且曰王曾在告可亟行之諸公承順季良遂以太常丞充職中外誼傳而公持正之名益著

王武恭公德用有故人爲人干進公問所遺幾何出金謝之

晏公敦復素剛嚴及居吏部請謁不行親故有以書至邸其封題有并及同字者即却之權務抑僥競清流品區別賢否一時銓綜號爲平允

執持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重之及即位委以心腹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包孝肅公拯立朝剛毅人皆憚之謂其笑比黃

河清，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杜祁公衍執政，凡内降恩，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封還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有求恩澤，朕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外人及衍皆不知也。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仕幕府至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有所執奏，人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

公爾糾察在京刑獄時有僞牒爲僧者事

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

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

近名公正色曰必得吏乃止

熙寧三年傅獻簡公堯俞服除至京師王安石

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令幸公來已議以待

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

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安石不悅

乃以公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

周濂溪先生敦頤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先生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晏公敦復爲吏部侍郎時秦檜力贊和議用勾龍如淵莫將施廷臣爲臺官令擊去異論者公言和議不可從如淵等不可用爭之甚力檜使客諭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

檜卒不能屈

張忠定公燾爲吏部尚書時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迎合秦檜者公執奏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檜素厚公使婁炤問疾且以翰苑許之公曰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燾惟有去耳檜語人曰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金人議和張公九成請以十事要金能從則與之和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又曰立朝須優

游委曲，公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

擔當

韓魏公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公嘗言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又曰琦每過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往往自許未嘗以膽許人王丞相稱

公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呂許公夷簡爲相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欲與之公執不可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

文潞公彥博爲殿中侍御史時黃德和誣劉平降虜將平奴證之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公置獄於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遣

他御史來、公拒不納、曰案具矣、可亟還。事或兼廣。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及在中書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所汰去及給半稟者合八萬、時論紛然謂必聚爲盜、仁宗亦疑焉、公曰今公私困乏、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乾行、兵亦無事、

呂惠穆公公弼夷簡子也、神宗初爲樞密使、時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將何

以應又欲下邊臣議之公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

吳正肅公育爲參知政事時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眞宗廟議者請覃恩優賜軍士公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仁宗以語公公曰此必建議之人欲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秦中方饑公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報至無及矣吾當

獨任其責。

王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

識體

范魯公質執政馮道輕其新進潛覘所爲公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道聞之服其識體

韓魏公琦爲相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爲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自決之人以爲得體

劉元城先生安世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

惟李沆如日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少以報國此似失言然有深意蓋祖宗多經變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即不無小害而其利多後人不可輕變又如曰人主不可使一日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

宋元獻公庠爲參政仁宗一日召二府至天章閣詔問天下利病宰相倉卒莫敢對公進曰臣等待罪二府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

上。人以爲得體

寇元獻公庠嘗奏事帶寬文書墜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與之。議者謂仁宗得人君體。寇公得大臣體。

愼重

王文公珪嘉祐立皇子中書召公作詔公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公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公聞而歎曰眞學士也

呂文靖公夷簡爲相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仁宗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公獨不拜上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淸光上舉簾見之乃拜

凝定

向文簡公敏中除僕射是日翰林李昌武當對真宗謂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門無一人徑入賀曰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慶公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僕射勲得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問有無賓客飲宴亦寂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

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寇萊公準貶雷州丁謂遣中使齎勑往授之以錦囊貯劒揭馬前公方與僚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僚官出迎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久不出問所以來不答衆皆恐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以勑授公乃從錄事叅軍借綠衫拜勑於庭復宴飲至暮而罷

陳忠肅公瓘以得罪蔡京安置通州又徙台州

所過州郡令兵防送至台數月起遣人石惏知州事惏至遣兵官突來禁公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庭大陳獄具蓋朝廷取尊堯副本而惏為此以怖之也繼又幽公僧舍使小吏監守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為意惏亦終不能害

章惇蔡卞欲殺劉元城方竄廣東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竄梅州輿無所不至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慰勸之餘輒相向垂涕

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來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海州有土豪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除本路運判馳至郡將遣客勸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書數紙復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也俄報運判翌日至家人益號泣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酣寢鼻息如雷乃判官一夕嘔血死公亦無喜色

韓持國維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雖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朱晦翁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中

程伊川先生頤貶涪州渡江中流舟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舟危時君獨不怖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鎮靜

趙忠獻王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之

李文靖公沆嘗言居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慶州軍亂神宗召二府入議文潞公彥博曰朝廷施爲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

陛下不舉之處耳

胡文恭公宿天資謹靜、當大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言利害、多更張、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趙忠簡公鼎再相、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

曹穆公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眞宗問王文正

公且誰可代瑋者。公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有行檢。然非邊才。楊億以告公。公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觀書。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復見公。稱公知人。公笑曰。禁軍爲盜。主將斬之。烏得爲異政乎。且之用及。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事已有成績。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

西南夷有妄言蠻賊儂智高欲來寇蜀者，攝守懼，調兵築城，朝廷亦發戍絡繹於道，促張文定公方平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閒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輒遣還，入境下令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調兵，罷城役，會上元，城門通夕不閉，蜀乃大安。

初夏人講和，命韓魏公琦宣撫陝西，范公仲淹宣撫河東，范公請以兵從，仍益兵數萬屯守，韓

公以爲不必上前議未合既退范公猶爭之韓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韓公笑止之曾杜祁公衍富鄭公弼亦贊其說卒不發兵韓公嘗謂門人曰國家事鎭之則靜但敢者少爾如范公亦未免有易動處。

薦擢

呂文穆公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替罷謁見必問人材。隨即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職以此。

虞公允文每言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巳。懷袖有小冊。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論蜀薦汪應辰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晉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有元祐慶曆之風。

杜祁公衍在相位未期年而出嘗謂門人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獨有一恨爾門人曰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賢可某任某人才可某用未能悉薦此所恨也

程伊川一日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來謁大資伊川謂有急切公事既乃是求薦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巳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

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李文靖公沆為相眞宗問治道所宜先公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終眞宗世數人皆不用

張忠定公詠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暇吾舉

司馬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知所以相薦否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詢問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

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李文正公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王沂公曾當國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文正公仲淹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

讙歸。范公服其言

韓魏公琦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未嘗輙漏其語。聞因上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嘗曰用人事非人臣所得專須還之主上是則將順非則開陳而已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

王文正公旦爲相賓客見者無敢以私干既退

公察其可與言及素知名之士數月後召詢四方利病因察其才且籍記其名自是不復見每有差除先密疏三四人請上點之同列皆莫知及奏入無不允者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居于家一日眞宗召行簡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居止命至中書問公人始知公薦行簡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所薦士甚多及公歿修實錄得內出章奏乃知之公辭位時所薦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王

沂公曾嘗言公用人必先望實或薦其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亦遵行是言

英宗欲用東坡知制誥韓公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士畏慕降伏令與用適足以累之也上曰且與修注如何公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乃授直史館

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仁宗以西事歎人才之乏、杜祁公衍帥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可任、遽召對、簡夫善敷奏、上嘉之、令中書檢眞宗召种放故事、呂許公夷簡言曰、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才能。果可用擢之未晚、上以爲然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觀文殿學士范公宗尹言用人之法。須擇可爲

執政者方除從官可除從官者方除省郎如是

則選高而真才出

程明道先生顥爲鄠令當事者欲薦之問所欲

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弟也性

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

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

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

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處事

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嘗見馮文簡公京言昔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遇事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秤停輕重凡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秤停二字最吾輩處事所宜致力

蘇丞相頌曰韓非言爲木偶人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大則可小小則可大處事亦然不厭三思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勲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公端公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公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公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眞宗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見羣臣公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

萬歲

歐陽文忠公修奏事錄云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國本為言輒留中如此五六年嘉祐六年秋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有疏仁宗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可韓公琦皇恐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公遂啓何

名。仁宗卽道今上舊名曰二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明日奏事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旣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不可中止乞斷在不疑仍乞自內批出仁宗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命旣出今上再三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堅臥稱疾前後十餘讓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

外人忽見擢用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正其名緣誥敕降付閤門得以堅卧不受若立爲皇子只命學士作一詔書布告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其受不受也仁宗沉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韓公力贊之遂降詔立爲皇子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余所書也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選入内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

英宗固辭判宗正寺之命及立爲皇子復稱疾不入司馬温公光疏言凡人于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英宗以驚疑得疾遇宦官少恩兩宮遂成隙韓魏公琦慮有不測一日因對以危言動太后曰

臣等在外保護官家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間有傳上禁中過失事公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兩妄傳者稍息上疾甚出言或不遜太后不樂大臣有陰進廢立之計者公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公曰此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乎太后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窠尋兎兒

公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歐陽公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間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公復進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佗日魏公等見上上曰太后

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今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上大悟自是不復言

慶曆初仁宗久不視朝一日康復坐便殿召二府呂許公夷簡聞命移刻方赴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速行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來何遲也公曰陛下不豫中

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呂正惠公端爲相。寇萊公準爲樞密副使。時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欲誅之。獨召寇公與謀。寇公退過相幕。公疑必謀大事。邀謂寇公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寇公曰否。公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寇公以告。公曰。殺之。非計也。願少緩。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

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何如公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飬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公之力也

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請以詔責之王文正公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

遂止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眞宗以示王文正公旦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意耳請于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俟次年除之契丹大慚次年復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後不爲例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使來請拒絕之時主者答書云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上議曰如此是拒

契丹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强虜
矣即封冊元昊而契丹使再至能終不聽乎不
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
復信義永斷招懷之路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
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
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
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如
此庶爲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

餘人議者以爲不可納蔡文忠公齊獨曰蠻去殘酷而來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皆吾赤子也今卻之必不復還其部散入山谷嘗爲後憂爭之不能得後數年蠻果爲亂

王文康公曙薛簡肅公奎俱嘗鎭蜀一日二公於章獻太后前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者執而斬之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

欲變真宗召二府議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下驚擾尤為不可王文正公旦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樞密府今即擢用使解兵柄軍士自安矣乃進耆為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軍心遂定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一日散軍糧軍士嫌米黑諠譟監官懼匿四卒以黑米呈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何不先

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米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責之曰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指揮使叩頭伏罪捨之倉中肅然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云將以十事開朝廷而未言何事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先見樞府既

而見丞相韓魏公。公問樞密何語。曰、樞府教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邊事不管耶。公乃徐料十事授祝。曰某事以某辭對。某事以某辭折。及宴使者言十事。凡八事如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豫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州奏僞榜。丞相趙忠簡公鼎與張忠獻公浚進呈。忠獻奏乞斬益以釋謗。高宗不應。乞遠竄、亦未允。忠簡奏曰、馮益事實曖昧。

然有關國體。若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助已。忠簡曰。小人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官。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主手滑。必將力爲營救。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謫輕。亦不致力。又幸其去位。可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攻之已甚。今此輩側目。其黨愈固。不可破矣。

忠獻歎服